



花语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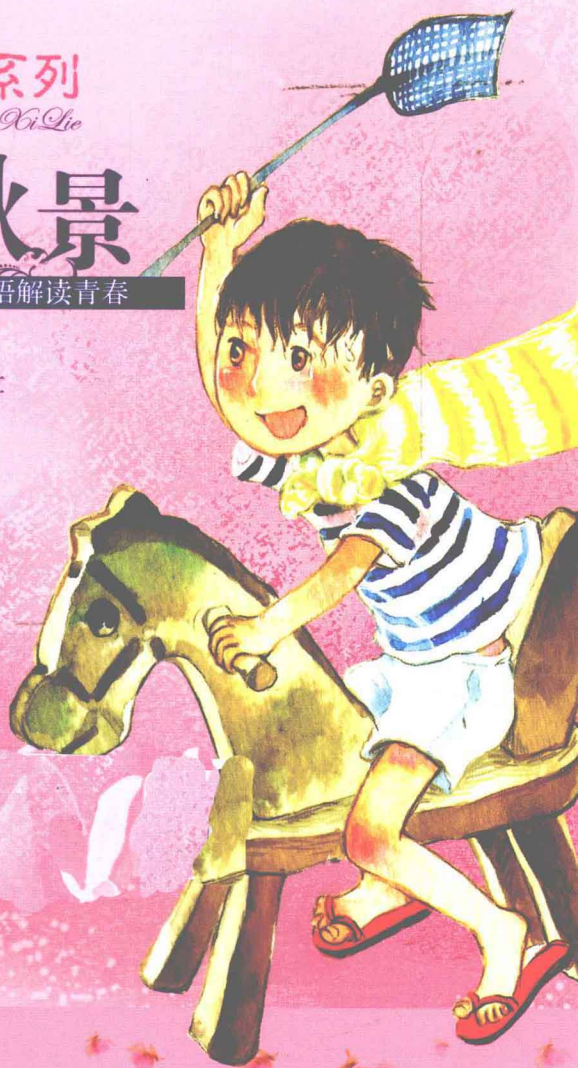
Hua Yu Xiao Shuo Xi Lie

春桐秋景

以文字记录成长，以花语解读青春

安武林◎主编

彭学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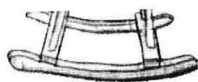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花语小说系列

春桐秋景

安武林 主编
彭学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春桐秋景/彭学军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3
(花语小说系列/安武林主编)

ISBN 978-7-5358-6296-9

I. ①春… II. ①彭…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332号

春桐秋景

作 者: 彭学军
主 编: 安武林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胡隽宓
装帧设计: 缪 惟 刘豪亮 罗俊南
插图绘制: 代承谦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目录

丁香木马	001
春桐秋景	029
黄昏的桥	044
歌声已离我远去	052
黑釉灯盏	067
炊烟如岚	088
蓝色滑板上的小妖精	098
使者	125
今天要写的作业	137
玉镯儿	162
我们的手	188
午夜列车	195
赏析	215



丁香木马



001

还记得，很久以前来过这条街。

是妈妈带我来的，是到这里来办什么事，还是偶尔路过，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我大约六岁。

“穗儿！”我们正走着，忽听得有人叫妈妈，而且叫得很亲昵，只有外婆才会这么叫妈妈。

很快地，一个胖胖的女人就冲到了我们面前，神情十分激动。妈妈一见她也立马激动起来，欣喜地叫道：“呀，是娟！好久不见了。”

接下来，两人就抢着说话，都急切地想把自己的情

况告诉对方，又更急切地想知道对方的情况。从她们哇啦哇啦的谈话中，我弄清楚了娟是妈妈的大学同学，闺中好友，结婚生子后两人中断了联系，现在总算是接上头了。

聊了一阵后，娟才发现我，说：“你女儿吧？”

妈妈也才回过神来，把我往娟面前一推说：“叫娟姨。”

“娟姨。”我乖巧地叫道。

妈妈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我知道她很满意我这一刻的表现。我乖巧的时候并不多，有时若是看别人不顺眼——比方说，人家牙齿上有一点绿油油的菜叶，头发太少，或是太胖、太瘦，总而言之，有哪一点让我看着不顺眼，我就会给人家脸色看，叫人的时候要么低着头，声音小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要么别过脸去，打死都不叫，很不屈的样子，气得我妈半死。

当然娟姨也很胖，但她笑起来很好看，主要是因为她脸上有两个酒窝，笑起来很甜美。

站在路边说话不过瘾，娟姨就盛情地邀妈妈到她家去继续聊，妈妈牵着我欣然前往。

到了娟姨家，娟姨给妈妈泡了一杯茶，又塞给我一罐子开心果。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让我乖乖地坐在一边吃开心果，不要打搅她们。但我现在不想吃开心果，也不是不想吃，主要是她家的房子更让我感兴趣。

娟姨的家大大地不同于我们在怡园小区十五号四一五室的家，她家的地就是地——我的意思是，不像我家，住在四楼，楼下住着别的人家，我不能乱蹦乱跳，要不楼下的人家就会来敲门，说，叫你家丁香轻点，我们在睡午觉呢。娟姨家是平房，地底下可能只住着蚂蚁。她家还有一扇不大的双开木门，高高的石条门槛，进去是很宽敞的客厅，厅两边是房子，不过，娟姨家只住一边，另一边是别人住。

骨碌骨碌，有一个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还有一声接一声的喊叫声。我仔细听了一下，像是从里屋传出来的。我看了看娟姨和妈妈，她们正在聊各自的老公。妈妈的老公就是我的爸爸，他在我两岁时就去南方开公司做生意了，偶尔会回来，和我们待很短的时间，他话不多，又比较严肃，还会乱发脾气，我和他亲近不起来，对他的印象比较模糊。但妈妈对他印象深刻，很喜欢和别人谈他，每每谈到他的时候就两眼放光。娟姨的老公不知是干什么的，她谈到他的时候不像妈妈那样两眼放光，而是蹙着眉，表情恨恨的。我不知道她老公怎么惹着她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见她们只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悲喜之中，无暇顾及我，我就放下开心果罐子，循着声音走去。

这房子就像火车的车厢一样，是一溜排开的。我穿

过两个房间，声音越来越明晰。最里面是厨房，再往里——
竟是一个小小的院子！

一个男孩在那里骑木马。



二

是一匹很旧的白色的木马，油漆斑驳，一些地方已露出了木头的本色。但男孩骑得很起劲，他揪住马耳朵，拼命往后仰，再猛地往前一拱，木马就会往前移动一点点。

男孩骑得很专注，很兴奋，简直是忘乎所以，嘴里还不停地喊着：“驾！跑哦，快跑哦，你跑得真快，你真棒！当心，前面有一道沟，好，哇，跳过去了！看见了吗？那片草地，对，从那座桥上冲过去你就可以休息了，我敢说，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一定舒服极了……”

他浑身脏兮兮的，软绵绵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他气喘吁吁，脸颊通红，秋葡萄一样又黑又亮的眼睛直视前方，一会儿蹙着眉，一会儿又很开怀的样子。他脖子上围了一块浴巾充当披风，手上挥舞着一个苍蝇拍充当马鞭。他时而用苍蝇拍有力地抽打着木马，时而将苍蝇拍高高地扬起，一副煞有介事、驰骋沙场的样子，好像在骑一匹真正的马。我看得几乎呆住了……

但他一直没有看我一眼，不知道是没看见还是懒得看。

幼儿园里有的是木马，我没觉得它有多好玩，但男孩这种假戏真做、身临其境的骑法感染了我，同时，他对我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惹恼了我。我冲过去，命令道：“给我骑一下！”

男孩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不予理睬，继续骑，身子一纵，大喊一声：“驾！”

男孩的这种态度是我不能容忍的。我承认我从小被妈妈惯坏了。爸爸走后，妈妈独自带我，她丝毫不约束我，一味地顺从我。我脾气又坏，妈妈说我是遗传自爸爸的，爸爸是个坏脾气的人，妈妈不是，妈妈温柔敦厚，待人周到又亲切。

这一刻，我的坏脾气上来。我的坏脾气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暴力。我冲过去，一把把男孩推倒在地。男孩愣了一下，咧嘴正想哭，突然又收住了，一跃而起，扑向木马。他大概觉得哭太耽搁时间，别让木马被我抢了去才是大事。

院子的一角用砖头围起来种了一蓬小葱，我瞥见那地方有一把生了锈的水果刀，就冲过去捡起来握在手里。

男孩看见一惊，后退了一步，害怕地说：“你想杀我？”

怎么会？我虽然暴力，但一个六岁的女孩再暴力也

不会起杀心的。我只是想吓唬他，我学着电视里杀手的
样子，举着刀，恶狠狠地一步步朝他逼过去。

可他反倒镇定了，无动于衷地站着，不知是吓傻了
还是看出我不会杀他。他不配合，我的戏就没法再演下
去了。于是，我蹲下来，在木马上刻字——这才是我拿
刀的本意。

有几次他想冲上来阻止我不让我刻，但我只要冲他
挥挥刀他就吓得退回去了。

我第一次用刀刻字，刻得很吃力，不过总算是刻好了。

“好了，看看吧。”

男孩凑过来看了一眼我刻的字，又看了一眼我，一
脸茫然。

从四岁起妈妈就教我认字写字了，男孩看上去和我
差不多大，但他妈妈肯定没教他认字写字。于是，我得
意了：“不认识吧，这上面的字是‘丁——香——木——
马’。”我一个字一个字点给他看，然后解释道，“‘丁
香’是我的名字，‘丁香木马’，就说明这木马是我的。”
说完，我示威似的瞪着他。

谁想，他竟咧嘴笑了，快活地说：“这木马是我的坐骑，
我一直想给它取一个名字，现在我就叫他丁香木马好了。
丁香木马，丁香木马，好听，嘿嘿。”

这回轮到我傻眼了，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突然，他不笑了，两只眼睛发直地盯着我。我也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低头一看，我的手指在滴血。什么时候割破的？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看见血我才觉得火辣辣地痛。我虽然很暴力、无法无天、任性逞强，但很怕血，有时磕着碰着了，什么地方洒出了一点血珠子，我都会哭得翻江倒海。这会儿，看见血滴得像漏水的龙头，没完没了，我哇的一声长啸，把那个男孩吓得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很快，妈妈和娟姨从里面冲过来。

“天哪，宝贝，你怎么啦？”妈妈惊慌失措地捧着我的手。

娟姨赶紧去拿来药棉、酒精、创可贴。酒精消毒的时候很痛，我哭得惊天动地，好像要把喉咙喊破才罢休。其实伤口不大，只是划破了一点点。

处理好以后，娟姨冲到男孩面前，厉声地说：“阿根，是你干的吧！你，你太坏了！”

原来男孩叫阿根。他坐在地上，眨巴了几下眼睛，瞪着娟姨，脸涨得通红，吃力地说：“不，不是我……是，是，是她……抢，抢，抢……”

“行了，”娟姨打断他，“做了坏事还不承认，回头我告诉你妈。”

“算了算了，一点小伤，小孩闹着玩的，这孩子

是……”妈妈问。

“住对面的。”娟姨努努嘴说，“刚搬来的乡下孩子，没想到还是个结巴。”

妈没再说什么，就带着我和娟姨告辞了。

我也巴不得赶紧走。阿根一直坐在地上，眼睛恨恨地瞪着我。他的眼睛不大，但又黑又亮，好像有一簇黑色的火焰在一蹿一蹿的。

回家的路上，妈妈问我：“你的手到底是怎么弄破的？”

听口气我就明白，妈妈不相信娟姨的话，她太知道我了，只要和别的孩子有冲突，多半都是我惹是生非。

“妈，那个男孩不是结巴，他和我说过话，很正常的。”我故意岔开话题。

“哦，他和你说什么啦？”妈妈心平气和地说。

“我在他的木马上刻了字，丁香木马，他说那木马是他的坐骑，他正要给他的坐骑取个名字，正好就叫丁香木马。”

“哦，你用刀在木马上刻字啦？”妈妈故意把“用刀”两个字说得很重。

我明白妈妈的意思了，于是，眉头一皱，把受伤的那根手指举到她面前，嗲嗲地说：“哎哟，妈，我的手好痛，好痛好痛。我想吃冰激凌。”

“你这鬼丫头。”妈妈轻轻地捏了一把我的脸，带我去买冰激凌了。

说了我是被妈妈惯坏了的孩子。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个累死人的梦。

我不停地跑，不停地跑，只要一停下来，那个叫阿根的男孩就叫道：“丁香木马！”于是，我就不由分说地变成了一匹真正的马，白色的马，他骑在我的背上，很威风地喊道：“驾！快跑！”

我就撒开四蹄没命地跑，得各得各。他抖抖缰绳，我就得改变方向，不管前面是烂泥塘还是臭水沟，我都得勇往直前。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我想停下来吃两口草他都不让。跑了一个晚上，累得我筋疲力尽，早上醒来，感觉四肢真的是酸酸的。

我想，阿根真的是把木马当成坐骑了，而且也真的是管它叫丁香木马，他肯定不停地叫，不停地叫，晚上我就变成了真正的马，让他骑着不停地跑。我好气，但又没有办法，谁让我在人家的木马上刻“丁香木马”呢？

可是，能刻上去就一定也能弄掉它，用刀一点点地

刮应该可以吧？

我天天盼着妈妈再带我去娟姨家玩，还好没过多久娟姨打电话来，妈妈就又带我去玩了。可是，是带我去了一个新建的小区——娟姨搬家了。

那以后，我仍常常做着被阿根当马骑的很累人的梦，但时间长了，也就不那么气了。慢慢地，梦得越来越少了，不知是真的没有梦，还是醒来后忘了。有时仿佛梦着了，醒来后想想，又想不起来。

我想可能是我们都长大了，上学了，回到家有写不完的作业，阿根没时间玩木马了，我也就不做这一类的梦了吧。

爸爸终于回来了，不再走了，他把公司迁过来了。

爸爸赚了不少钱，买了别墅，我们从城市的北边搬到了南边，我也转学了。

那时，我已经上初一了，我考上的是一所普通中学，我的成绩一直不上不下。新小区的附近有一所重点中学，按成绩我是进不去的，但爸爸捐了一大笔钱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学生。

第一天去上学，班主任宋老师带我去教室。宋老师瘦瘦的，说话轻言慢语，很和气的样子。

她边走边和我说着：“你叫丁香，好名字，让人想



起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 / 彷徨在悠长、悠长 / 又寂寥的雨巷 / 我希望逢着 / 一个丁香一样地 / 结着愁怨的姑娘……知道这首诗吗？”

“知道，”我说，“听我妈念过。”

妈妈说过，她读书的时候很喜欢这首诗，就给我取了这样的名字，当然也多亏了爸爸姓丁。可事实上，我是不适合叫这个名字的。我现在虽不像以前那样任性、霸道、暴力、惹是生非了，好像稍稍淑女了一点点，但离“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听宋老师念这首诗，我就赶紧把步子放小了一点，显出一点斯文气来。

到了教室里，简短的新生欢迎仪式过后，宋老师把我领到一个空座位边，对旁边的女生说：“江敏之，让丁香和你坐一起吧。”

我赶紧在脸上堆满友善的笑。这是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和新同桌搞好关系。

江敏之扭过头，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我没趣地坐下了。

江敏之是个相貌平平的女生，一天到晚闷闷的，对谁都不太搭理，上学放学，都是独来独往。她没有朋友，多数情况下，大家也把她当空气。时间长了，她偶尔会和我说几句话，不咸不淡的。不过，我已经不在乎她对

我的态度了，我看出她在班上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江敏之学习很用功，用功得有些变态。她上课的时候坐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课间也不出去玩，除了小便就是坐在位置上写作业，每次考试的成绩都还不错，但也只是不错，与她用功的程度并不成正比，当然，比我的成绩要好多了。

我很快和大家混熟了，只要我的坏脾气稍稍收敛一点，我还是很受欢迎的。江敏之似乎也想和我套近乎。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以前也叫丁香吗？”

“是哦，我生下来就叫丁香。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她纯属没话找话。

“没有没有。”她赶紧摇摇头，然后又埋头写她那永远也写不完的作业去了。

写了一会儿，她又扭过头来，我觉得她在偷偷地打量我。我看了她一眼，她脸一红，赶紧低下头去。什么意思嘛！神经兮兮的。

我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同桌了，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就是不喜欢，但并不是因为这个我才在那件突发事件中让她替我背黑锅，我当时只想让自己脱身。

我没来由地就喜欢上了周同，他是班长，样样都很出色，人也帅帅的。但我吃不准他喜不喜欢我，他对每个女生都比较热情又不是很热情。我想请他吃肯德基，



请他一个人，不知他会不会来。我不是打算告诉他我喜欢他，我没那么傻，而且，我也说不出口。我只是想单独和他在一起，随便聊点什么，就这样。但还没等我发出邀请，就出了一件事。

教室后面有一个小书架，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藏书放在上面，和大家分享。我也放了一套刚出的电影版的《哆啦A梦》在上面。这天课间，我正在书架前随意翻书的时候，不知谁碰了我一下，书掉在了地上。我捡起来一看，脏了，沾到了奶油——谁这么损？把奶油到处乱抹！

看看身边没人，我当机立断，哗地把脏的那页撕了下来，揉成一团随手一扔，没想正巧扔在一个人的脚边。我一看，是江敏之。她捡起纸团，展开来一看，瞪着我说：“你撕书？这是周同的《夏洛特的网》。”

天哪，怎么会？我根本没来得及看是什么书，更不知道是谁的书，要知道是他的书，打死我也不会……

可是，更让我喊天的事就要发生了，周同走进了教室，而且，他好像听到了一句半句，直朝这边看。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能这样了。我脸一变，指着江敏之手上拿的那页纸嚷了起来：“江敏之，你怎么把书撕了，好好的，怎么和书有仇呀！”

江敏之没料到我会这样说，脸刷地一下变得惨白，她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我，